皇明嘉隆疏抄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重

經筵以養

聖德事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若周

成王成王所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

成王用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君德以此也恭惟我

皇上春秋鼎盛睿知夙成日　御經筵緝熙典學此
大有爲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
陛下加之意焉而已所謂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
王爲法而已臣待罪諫垣思效涓涘莫補崇深
夙夜思惟謹以切於　經筵者三事條陳於左
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
計開
一講讀之官莫難於得賢古之君急於得賢
也咨詢牧岳明揚側陋乃至假夢卜以求之

命講官臨文講誦無有隱諱如漢文帝以崇儉守法聽言寬征而治成哀帝以溺酒色棄忠賢近便佞任外戚而亡光武以崇儒納諫而興桓靈以錮善類進小人而替隋煬帝以任刑罰拒忠諫興土木窮征伐而滅唐太宗以任德教納忠諫息營建寬征徭而盛玄宗初年任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則治末年任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大要於一代之中某君如何而治某君如何而亂一君之中某事如何致治某事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生民疾苦務令詳究敷陳使治亂存亡之迹常觸於目儆

於心自然知所鑒戒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貴於有恒切見
孝宗皇帝御　經筵至十二月方纔傳免近年率以
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日與聖賢
相對則道心常存而鑒戒企慕之心自生且
與賢士相親則敬心常存而親聽讜直之語
時聞即此心而充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
而合德
祖宗矣今天時尚未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
便殿溫和去處令講官日逐進講既得以調攝

聖躬又得以輔養　聖德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好學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循故
事崇虛文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此之謂也
嘉靖四年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編修臣湛若[illegible]

奏為豫戒游逸以謹君子臣久以限艱退廢

澤恭遇

聖明繼極以人言起臣草中置諸勸講之列臣

觀講官進講之時

聖容淵穆

聖德靜專臣豈勝

聖學緝熙之望過者以暑月輟講事臣切憂之夫

人之心無所用則放有所儆則存故廢於講學

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以不豫戒也孟軻曰雖有

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言人主不可以一日不親賢講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聖狂遠矣乃係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之事禁之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然也難此臣所以日夜念此至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一不念則怠荒怠荒則傲傲則慢遊慢遊則暴虐暴虐則朋淫而殄世夫殄世極矣其殆起于一念不謹之微可不寒心哉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文

之無逸其後嗣王生則逸故享年有永有不永

繼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不可不念勤卹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卹是念則觀逸遊田之事興觀逸遊田之事興則躭樂之心勝故下絕於民也上逆於天也夫天民遜矣其弗訓弗順乃生於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哉臣謂

陛下今雖未御

經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心蓋不可以寒暑間者臣願

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為本以溫習尋求為

業以敬親事天為職分以勤政親賢為急務慶處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　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為禁止舊德老臣如大學士楊廷和等新起宿望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　賜召問以興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左右以取其旦夕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內則有侍從之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息之規謹十寒之戒遵克念之訓存儆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於以經筵勸　聖學以德業

裨　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
好君也實臣愚之心伏乞
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置座隅為天下力
行之臣不勝犬馬之願
嘉靖元年六月初九日奏奉
聖旨這本所言豫戒遊逸召問大臣幷擇內臣中老
成忠厚的給侍左右朕已知道了

刑科左給事中臣張𤁋謹

題為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脉事臣聞之稽考古

一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伏惟我

皇上英資神斷冠絕古今登極以来夙夜憂勤不憚

興革思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盛海内臣工皆有以仰窺

陛下遹遵祖武盛心矣節該都御史何孟春及科道

等官徐景嵩汪淵盧瓊楊銓王秀等各題欲將

各處腹裏鎮守内臣通行查革以靖地方節奉

欽依或推薦静老成的去查照舊旨行或謂鎮守繫

是舊規或謂這所言與成法有違因循牽制不
欲變更臣竊按
聖意非謂鎮守內臣之設真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
也特以左右之人交讙合謀皆曰此
祖宗舊制也載之 會典而可稽
陛下亦曰此
祖宗舊制也行之 累朝而未改遂訛襲非不以為
異不知所膠固者
景皇帝之弊法而非我
太祖
太宗之貽謀也夫

太祖之時內官不得與外事諸司與內官文移不得
往來其為檢柅之法不可尚已永樂之初我
太宗皇帝乃命三四內官鎮守遼東開元及山西等
處蓋專為隄備邊徼譏察非常而設至於腹裏
地方或遇有事其鎮守之任或以公侯伯都督
之武臣或以尚書侍郎少卿之文職事寧之日
仍取回京所以為萬世計者蓋已不遺餘力矣
及正統之末權閹誤國遂致我
英宗皇帝漠北之征
景皇帝以郕王監國尋據大位天步艱難所在盜賊
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始命無以

内官為鎮守而易文職以巡撫之名隨該山東右布政裴綸奏稱山東為畿輔之邦　勅遣内官唐廣鎮守其地緣山東雖同邊徼見有右都御史洪英在彼巡撫督同都布按三司常川操練軍士保固城池乞　勅從長計議凡非邊境有巡撫官員去處一體取回内臣無輕出之勞有司免供應之擾景泰元年十月十九日奉

景皇帝聖旨内臣是朝廷家人去年各處賊寇生發人民流散因此每布政司按察司差一箇人鎮守但有緊急事務着他来説如今這厮不知是何意擅要取回好生無理都察院便行文書去

着他從實回將話來臣飾詞撫拾不饒又該刑
科都給事中林聰等遮稱也先雖悔過而稱臣
群盜雖畏威而斂迹然狼子野心情偽難保未
可遽以為安而即罷巡撫鎮守之任今裴綸因
見瘡痍甫定輒要將內臣取回獨留大臣巡撫
皇上不即加誅令其回話但恐跟隨人等中間冒名
目需索供應生事害人者雖保必無伏望
特賜戒飭俾之謹守法度嚴加約束其鎮守官員俟
事妥民安之日另行嚴查景泰元年十月二十
五日題奉
景皇帝聖旨去歲人民不得寧息因此差內外官員

各處巡撫鎮守撫恤他每着安生樂業如今也有不才的縱容跟隨之人科害軍民有之都察院便行文書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官體訪果有此等之人應拏問的便拏問照例發落應奏請的奏來處治夫由詔之旨觀之殆與縱虎出柙操挺殺人者無異由後之旨觀之是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善守

祖宗之法者固未有不計天下之利害不惜事體之是非輕狥左右率意自遂如

景皇帝之舉動者也臣惟

景皇帝之時舒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illegible]

復息憚其前項内臣固無可革之時矣及我

英皇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石亨恃寵招權獨留

此弊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為故常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我

太宗文皇帝轉戰五載弘靖萬邦其艱難險阻悉以

備嘗而所以為

聖子 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内臣有

益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

太祖

太宗當先為之矣而又何假於

景皇帝之手耶臣伏讀天順元年我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弟郕王杜絕諫諍失
德良多之語 綸音載頒天下後世所共聞知
則
景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之指揮偏頗謬
戾宜無足法者茲顧舍我
太祖
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於
景皇帝法之乃謂業已持久不復改為不亦乖舛之
甚耶夫
景皇帝原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乖謬着他

其言似是而實非乃無益而多損只知往歲宸濠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姦者按察副使胡世寧也反狀已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也而鎮守江西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密於京師臨時竟甘為之降虜則所謂有事來說之云其終之時尚天太平則坐一省以毒朝廷之生靈遇變則俟調遣以孤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臣之設不惟冗長無名而適以為奸雄之資固忠臣之所希鮮者也頃來各處鎮守內臣畢面革心不敢過作臣固知陛下聖智神武以犬馬用人羈縻銜勒無復狂逸奔

踶之慮然縛窮奇之腹而欲其不逞箝竊脂之口而使之不肉區區之私竊恐其可制於一時而難保於他日此愚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為狂瞽之言也夫漢高盡一之法變於孝武而復於孝宣然後有克稱武安之效宋室忠厚之規變於神宗而復於元祐然後成旋乾轉坤之功今日承　先朝大壞極敝之餘所在黔黎困窮已極重以灾異迭出邊徼交馳此正

陛下痛革蠹政以遏天休扶植凋瘵以培國脈之一也伏望仰思

太祖

太宗成憲之良俯察
景皇帝立法之弊及檢省前後臣僚紛紛不已之論
勅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鎮守内臣逐一
查革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舊他日書之史策曰革鎮守内臣自
陛下始蓋真足以追配二帝而邁迹成王矣顧不偉
歟臣自分此言一出未免為
陛下左右所不喜然失今不言為國家異日之遺恨
愚臣負國之罪將無所逃矣干冒
天威無任殞越待罪之至

嘉靖元年十月十九日題奉

聖旨

雲南等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臣江良材

謹

題為率舊章以光

政事切惟君人之道法祖為先詩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言人

君能遵先王之舊章成憲則事可以免過而無

愆矣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拳拳以法

祖為心新例盡革務復舊規即詩書遵舊章成憲之

意也天下臣民方切仰賴夫何近日以來事非

舊制者亦或有之本月初九日該河南道試監

察御史秦武侍班接出都察院原送司禮監甲
信揭帖一本面帖浮紙一片寫司禮監奏知經
由奏有
聖旨吳良善等免提問着司禮監奏請發落欽此當
即送刑科執稱原無揭帖　旨意不肯收受送
雲南道呈繳臣除將揭帖具呈本院奏繳外切
以　旨意批於題本奏本舊制也於司禮監非
舊制也奏本題本送該科抄出舊制也揭帖徑
送該道非舊制也事出異常人皆駭愕以為
皇上為一內竪輙更舊制而曲全之殆與即位之初
拳拳復舊之心有間矣且王言如綸其出[illegible]

王者之所以風動四方奔走天下者言也言一

出堅金石信四時有不可得而易者矣所以

王者之言也若朝發而夕改前是而後非戕言

君子且不為而謂王者為之乎且以吳良善等

論之一姦邪小豎耳緣收放錢糧又不奉公

守法恣意侵剋蠹國害人既該同事入自舉發

已經節奉 欽依提問卻又摭拾虛詞誤惑

聖聽今日奉 旨提問明日奉 旨免提諸司何以

信從法度何以執守夫提問者至公之法免提

者斡旋之私

陛下何惜數有罪內豎反更 明旨而廢此公法哉

乞念 宮中府中均為一體前 旨爰

旨莫使異同仍　勑司禮監將吴良善等早送法司

問理更乞今後止是奏擾本應批　旨悉付該

科該科抄出其揭帖之類不該奉　旨者萬無

輕批徑發　明旨既出斷在必行不復更易則

公道明而奸弊息舊規復而新政光矣

嘉靖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事累經發落了如何又來奏擾該衙門知道

詹事府掌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霍韜謹

奏為陳

聖制以裨至治事竊見魏相在漢屢陳先朝故事以

裨時政宣帝悉舉行焉漢治興隆繇嗣世賢君

恒法式

祖宗而輔世大臣恒率由舊章惟奸臣暗君乃陰壞

成憲且凡創業之君其自立甚艱故為慮甚遠

其洞察物情甚熟故立法甚精惟其立法甚精

故律下甚嚴惟其律下甚嚴故臣下多不便此

雖不敢顯毀舊典而陰壞暗廢日消月磨

祖宗綱紀遂蕩焉無存不幸奸臣淺智用事當權遂

敢肆恣無忌號於人曰
祖宗之法乃草昧之初權宜之制也非治平之時所
宜用也此言出而天下惑矣真謂
祖宗誠不足法矣故凡暗廢
祖宗之法者皆亂臣賊子之類也且漢高帝御戎馬
定天下凡五年在位十二年謂庶事草創猶可
言也自今觀之漢之嗣君規模器局卒莫有過
高帝者則漢人輕議高祖者罪已不可赦矣矧
我
太祖皇帝以二十年勤勞乃定天下以三十餘年
御極乃定治體凡立法度俱精思屢年所以為萬世

慮者至周備矣惟宣德正統以後遂漸廢壞循
至邇年則
太祖之法所存者盖無幾矣夫不復
太祖之法而可以致隆平者未之聞也故今有言
太祖之法難行者非愚則奸其遷延退托不肯奉行
者即不忠之首也
陛下欲知群臣忠邪察此足以定之矣
太祖舊章臣未得悉陳謹錄一二切于時政者及近
年行令有合于
太祖者為例以　獻伏望　勑下該部次第舉行仍
查臣所未舉者以漸修復即圖治致理之大端

也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劉濂謹

題為黜紛更率舊章以隆治化事仰見

陛下玄默澹泊恭儉仁孝真大有為之主也內外臣

工不能仰副　德意奉揚　仁政

陛下好鎮靜而導之以紛更

陛下法祖宗而蠱之以自用少識治體者未嘗不寒

心也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請為

陛下言之在昔守成之君力致太平榮華後世者未

始不由法

祖宗之舊守畫一之規傅說聖人也告高宗曰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周公告成王無逸七月之

篇尤惓惓法祖之意人臣之忠如傳說周公亦止矣嗣王之賢如高宗成王亦已矣聖王賢臣明良都俞舉不越此而今之言事者輙欲濁亂成法動搖　國是謂之何哉臣嘗原其心矣大率為已謀非忠於

陛下奸回詭譎者假之以濟私積忿蓄怨者因之以洩怒迂僻固執者則又不達時宜而強為荒道支離之說以欺世誣人紛紛藉藉殆無寧日

陛下即位于今五六年矣宵衣旰食欲隆唐虞之治天下企足翹首想望太平之休卒不聞一讜言嘉論裨益新治今日某人建白明日某人建白

今日廷臣會議明日廷臣會議止數年之間所
以議論繁蕪而成功無聞民瘼不瘳而化理愈
滯非
陛下之失臣等之罪也昔邵雍聞杜鵑而知變法之
禍後神宗卒用王安石以亂天下其先見之知
睹于未萌如此今群邪彙進憸夫接迹恣放任
情肆然無忌
陛下非惟不之罪又從而聽之則小人復何所畏憚
我　朝法制經畫于
列聖者惟詳惟備盡善盡美但法既久不能無獘聽
其自至而莫為之所則非審時圖治之意坐視

小人播弄動揺何時底定又非　盛世之所宜
聞合無　勑下吏部申明變亂成法之條及奸
黨亂政之律布告中外今後究論時政者先查
其事舊規如何今日流弊如何如何可以祛宿
弊如何可以復原規務有變亂紛更妄為建明
及援引
國初不可行之法與夫
祖宗偶為之事非純懿之典者許該衙門糾駁科道
官論劾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為臣不忠者
之戒
陛下亦宜體道謙冲益攺　繼述非

祖宗之法言不言非

祖宗之法行不行則臣民幸甚

宗社幸甚謹題請

旨

嘉靖五年七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洪畢謹

題為正法守中令式以隆　中興之治事臣聞繼
世而治天下不修
祖宗之法治不可得而致也欲修
祖宗之法不任賢智之士法不可得而修也治以法
致法以人立天下其果無人乎顧所以用之者
何如耳得其人矣守其法矣如此而不
祖宗其治者臣未之聞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撫有天下稽古定制斟酌損益通變宜
民旰食宵衣垂三十載仁心美意洋溢於善政
善教之中真若精金美玉行諸萬世而無弊者

也

聖子神孫期于世守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夫何中

被群奸煽亂更變不常夷陵而至正德末年壞

亂極矣幸而

祖宗功德之在人心者未艾是以天命有歸肆命

陛下龍飛　藩邸出繼　離明即位一

詔汛掃奸弊之流恢復

祖宗之舊規模大備昭然如覩青天如循大道天下

臣民懽忻鼓舞皆謂

陛下將大有為而太平之治可以指日而待矣

即位以來昧爽視　朝[illegible]圖治而又選用老成之

望希列庶位三公九卿率多 先朝耆舊練達方正之臣然而及今三年民困未甦流亡未[illegible]災異未息刑罰未清士論未明國是未定盜賊滋熾風俗日偷夫以宜治而久不治者何也臣愚以為祖宗之法未修也祖宗立法之意未明也夫自正統以來國勢多艱奸臣誤國舊章成憲率意變更樹黨招權巧立名色祖宗之法非不昭然在 得其名者已非其實有其職者或無其權妄增濫設愈變愈多加以

累朝補偏救弊之政屢有[illegible]將移急功新進之徒只謀
近利條格雜冗事例類多欲便己私隨意援引
一有論駁則曰此
先朝之制也此某人奏
准之例也以之而惑
聖聽以之而排眾議
陛下將伊誰適從乎方今天下之事臣亦不暇悉舉姑
以其大者言之
陛下今日之法果皆
祖宗之舊已乎昔年弊政果皆盡去已乎職任之外
別置所司傳奉之徒尚未盡去官爵之未濫也

子粒莊田與民爭利無名之貝倍於正供賦役之末修也丁多僭上甲多踰守一食百金一費官萬風俗之末修也軍士驕縱尺籍罔憑鼠耗狗偷倉儲之絕軍政之末修也水行陸挽動費千夫過山折乾巧於需索驛傳之末修也條例浩繁迄無定主生死出入隨所愛憎刑名之末修也倖臣冢宅僭擬王者名山大地半入緇流建置之末修也凡若此者皆天下之所扼腕嘆息而莫之奈何也

陛下亦嘗考諸

太祖

太宗之時曾何有是乎今之二三大臣雖皆在位然但使之循常供職例以奉
命為賢此殆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者也雖有才美亦將無以自見況其年皆六十有奇西山景暮來日將無幾矣
陛下春秋鼎盛政務倥偬治效未臻老成將其[illegible]
朝無人焉誰與共理可不及[illegible]而為先事[illegible]圖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illegible]土綢繆牖[illegible][illegible]修政當及時也且我
朝自洪武以來百五十年矣
國祚[illegible]

陛下入承大統實爲　中興再造之主正當及時追
復舊章修明
太祖
太宗之業以新天下耳目以一天下心志而顧可以
無事自委乎當此可爲而不爲此臣所以欝結
而長歎也伏願
陛下不以微臣之言爲不可行而以
祖宗之法爲必可復遴選三公九卿之中有賢良方
正識達治體者特加　眷注使之披瀝肝膽各
盡所見備将今日内外官制職掌倉儲錢粮賦
役禮制風俗軍政驛遞刑名造作之類逐一議

擬何者為
祖宗之法何者非
祖宗之法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何者行於今而不
戾於古何者宜於古而不宜於今繁則刪之冗
則去之害則除之善則復之務求於理而致於
道毋避忌諱毋阻權要毋以 先朝之所未嘗
行者為拘毋以耳目之所習聞者為是隨條論
列纂成 中興令典進呈
陛下揭諸廊廡日賜 睿覽校正每遇
經筵之日復與諸臣面訂可否務求至當永為不易
[illegible]之規頒行中外使各臣工循此而行若有法外

生事必罪無赦如此則天下之政出於一而凡
奸巧之徒無由而得紊亂
聖聽
陛下于萬幾應荅亦將自有一定之見而非奸巧之
徒所能惑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
太祖
太宗之治寧不復見於今日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願
陛下留意焉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悚懼之至
嘉靖二年三月十八日題次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周冕謹

題為懇乞

聖斷早 命東宮出閣講學以養

聖功以端國本事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

求為建論思以仰裨

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凡庸無遠者

大者雖有縷縷不足遺 聞臣伏覩嘉靖二十

四年春我

皇上渙發綸音欲行

皇太子 裕王 景王冠禮內外臣工不勝欣躍

以禮臣不能仰承 德意妄有所議是以中止

臣嘗聞漢臣賈誼保傅篇有曰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諭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後世莫不首舉以為定論蓋古昔王者之教子未生則有胎教既生則有保傅襁褓之教及其有識則有詩書禮樂之教如拘以為學之年歲不同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節繁多為言者坐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不易之道哉惟

皇太子誕生岐嶷之質得於天成是以堯繼堯以舜繼舜似若無待於教也臣切思

皇上天縱之聖龍飛 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知[illegible]

加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無時豫怠矧
皇太子生長　春宮之中隔遠
天顏不得行問安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
不得接士大夫於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啟之
不得聞稼穡之艱難而所其無逸之言誰則告
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祈寒暑雨之怨咨誰
則開之使不及時為學禮樂名物何自而知治
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與其日
處于深宮孰若　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侍以
宦官孰若士大夫之為師與其日逸於休養孰
若詩書禮樂之為薰陶此蒙以養正之功在今

日所不可一日緩者矣且古者人生八歲自王
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以收其放
心及其十有五歲皆入大學以養其德性況
皇太子之年有以過小學之期而將近入大學之時
乎然重
太子所以重
宗廟社稷也教
太子所以教天下萬世也蚤一日之教則天性之明
蚤開一日非獨臣之願也臣愚伏望
聖明思
祖宗之業

皇太子繼之天下之大

皇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緒

皇太子繫之蚤舉　昭代之儀以隆

聖朝之典博選天下之有道義多聞孝弟忠良之士朝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正言日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恪之人至於　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舉行而所以為之擇師儒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則

聖功可養國本可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聖裁臣不勝拳拳懇祈隕越之至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具本二十八日

奉

聖旨這典禮原自上出非外事建白周冕這廝輕妄擅瀆且從寬降雜職極邊處用再有這等加治

該衙門知道

左春坊左賛善兼翰林院修撰臣羅洪先謹

題爲早舉

東宮朝儀以備典禮事臣聞自古聖王之貽謀也
未始不以禮爲防而其禮之行也又皆究微隱
以周其慮盖於辨等威防漸習雖節目至細動
舉至暫其關係至大而可久者尤不敢忽盖所
以爲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覩
皇天眷佑　前曜揚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儲宮已嘗下　詔覃恩四方矣
而慎選官寮備輔導以隆治制天下皆仰知
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爲慮至

深且遠也獨於　令節上　箋之禮少遲以歲
月者意者以　王體未充而又持以謙抑耶夫
人情之不容已者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荷
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位者皆出授置而有知者
皆由涵濡而與之成而又屢被　霑濡之恩正
思所以報稱而莫為之圖者及聞　儲宮之建
又二年矣使其徒仰法制之隆而未覩威儀之
盛亦何以一其觀聽作其忠愛而使之不倦哉
臣謂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民與臣
殊責至於望
清光樂盛美而罄私願者其心則一而已竊以明主

正當天下臣儒朝覲貢試之期而元日又爲二始之吉欲乞聖裁即于是日候奉天殿禮既成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朝如儀臣思是時內自畿甸外達邊鄙上計之下及蠻夷君長雕題左袵之酋凡奉正朔而王者皆得舞蹈庭墀必自慶以爲朝覲且得見吾君之子也儒生學士稱說仁者莫不矢初服而篤忠貞必其自慶相與謳吾君之子是禮雖止於拜稽而則可以萃群情可以塞衆望可以昭大義不一宮禁而闢四海不

逾頃刻而垂萬萬年無疆之休是豈區區節目
舉動而已哉或疑未告 廟而臨臣民與禮不
應臣請暫於 奉天殿行禮或即代
告自可通誠蓋推
祖考之愛有甚於子孫之敬而繁文在可畧矣或疑
睿質和粹不宜遠離阿保臣請擇左右慣習之人委
之扈從重裘累茵周帷複幔載日而出繼
陛下而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況血氣得動盪而益
舒智識由習熟而漸廣其於宣節不無相宜至
於出 閣講讀自有常期不敢預瀆此正所謂
禮之權也

惟斯備凡別

凡柔之規旌羽節蓋之華其職掌有常員而藏收有常處也乞　勅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内外執事侍班員缺從公推補務在得人不徒具位至於周廬之士虎賁之威亦望嚴擇然後任使是不特取其膂力以壯羽衛實欲審其志意可托干城蓋文物以昭數而　陛盾以飭威斯二者又禮之微者也臣待罪宮寮職當引古誼以賛助道術今覩典禮未備分不宜黙惟
陛下亮其忠悃察其微隠而早斷之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来説

南京禮部尚書臣霍韜等謹

奏為感

恩獻愚少裨　東宮聖學事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寮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

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特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惠

比也臣等所以夙夜感激圖報無由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説文辭圖

以涵養膺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日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

與性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者聖學經史箴誠

日陳於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朝夕飫聞善言益進則德日崇謗言
日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
聖域也臣等竊取古意繪為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 東宮殿下其一
曰文王世子問安次二曰文王世子視膳顚
皇太子大孝思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胄顚
皇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
見東漢猶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
茅茨土階顚
皇太子知我

宣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
衣服願
皇太子敦儉重典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願
皇太子之知聖王嗇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
難願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術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
知小民之依不恣逸欲所以祈
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后妃任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
得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丕基也廿一日

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卹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禹也十二日

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日

商王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誠實賢臣講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傅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

徵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東宮作聖之

資 勅下內侍謹厚人負將臣等所繪圖冊時

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

深愈於講解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

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幾言無僞

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樹誹謗之木者專美於

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人之服器制度俱

未精考神堯大禹高宗文王傅說及漢明帝垣

榮或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大畧未
敢謂肖真也至於字畫惟儒士勞良相陳鈿按
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洗補臣等演說誤謬
亦由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備陳罪狀伏乞
聖明察臣感激圖報之愚亮臣等獻芹之悃恕臣等
謬誤之故　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愆
特賜侍內人員時送　東宮展覽遲臣等區區微誠
臣等不任懼罪屏伏戰慄之至
嘉靖十八年閏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霍韜鄒守益所進圖冊中間語多回隱意實敘
借諷訕非人臣禮著禮部看了從實參來

禮科都給事中等官臣呂應祥等謹
題為乞
賜會選以俟
聖斷以慎宮僚事臣恭逢
皇太子冊立該輔臣等官選擬詹事春坊等員吏部
題 請銓註間隨該科道等官先後論列選擬
非人仰
陛下高明洞燭各有處分或歸原職或令致仕中外
懽服今各缺官已蒙
聖諭着吏部推補臣等待罪該科無所知識但讀禮
有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又曰選天下端

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近正人也以此觀之則今日推補必有孝悌之行及能博聞今古然後為有道之士可備禮樂之輔若漢唐宋以來輔翼非人不足言矣獨嘆服我

先朝列聖之慎於擇人而未嘗限於所選也又嘆服我

皇上 勅諭且不備員之見誠超越千古而與

列聖同一心也

成祖文皇帝問楊士奇曰汝今兼 東宮何官士奇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 東宮官則
成祖文皇帝所以倚輔翼 東宮者胡廣楊士奇二
人而已又聞
仁祖皇帝擇 東宮講讀官尚書蹇義等以侍郎儀
智應 詔蓋以儀智道理明操守正雖老精神
不衰是
仁宗皇帝所以倚輔翼 東宮者老成儀智一人而
已及至
宣宗皇帝擇用宮僚以兵部尚書張本兼太子賓客
英宗皇帝擇用宮僚以吳與弼為左春坊左諭德然
以上諸臣者其出身或以歲貢或由學官或自

守令或從布衣蓋其在得孝悌博聞之才以備
禮樂之輔然亦不過此數臣耳今
陛下且不備員之勅臣等仰見
陛下之心即
列聖之心也但今宮僚方補而論劾紛至豈不以
太子天下之本宮僚輔翼之臣然與茲選者未盡
皆孝悌有道術之士所以效忠於
陛下者不得不犯衆怒一言之爾今
陛下勅吏部選補萬一選補之後衆心難服甲可
乙否再致人言臣等竊以　清明之朝師保之
選誠爲榮盛之事而致使人心疑惑指摘紛紛

之跡形於章奏傳布四方有礙觀聽故臣等思
得今在京在外九卿總兵等官其職不過一事
其治不過一方凡有員缺尚書會同九卿等衙
門各官公同推選題 請點用況宮僚
太子之輔甚關係天下國家之大伏願
陛下勑吏部照同推事例集各衙門官公同于
朝會 內閣輔臣將已補各官及各員缺應補之
人一一究度先之以孝悌次之以博聞有實行
顯著者方許疏名上請 點用庶幾合衆公於
下遵 聖斷於上則人心自定人言自息甚之
世世以為選宮僚之法真才可得矣再願

陛下勑會推各官不可推舉奔競之人蓋奔競者之立心也隨時勢以為轉移人好利則進以利人好名則加以名百計營求以快其欲遂其貪而後已少遇利害輙逡而去望其納忠責其死報不可得也今

陛下聖神文武默運化成其奔競者固無所容而太子進德之始猶宜斥去此輩臣一得之愚上塵

聖覽如可採納俯賜施行豈惟臣民之幸實宗社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嘉靖十八年五月初五日題奉

聖旨這厮每既說所選官僚非人又說指摘醜跡不

欲形於疏奏又說奔競之徒不宜用又不欲吏部司其事好生奸佞着爲民科道官缺推補好的來着吏部知道

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臣趙時春謹

題爲乞舉正　東宮朝會禮儀備內外文武官寮

以崇　國本以慰人心事臣伏覩

陛下以春秋鼎盛之年即預建

皇太子以奉承　宗社安慰臣庶大公至明計深遠

慮萬世無疆之休熙洽之業也天下臣民曷勝

幸甚維茲嘉靖二十年適廡官朝　覲之期勿

士賓興之歲恭惟

陛下雍穆端拱與

天無極

皇太子秉及陛齡濬哲滋茂正

天日重暉大明麗物之時天下臣民欣逢快覩之際
也然而　東宮朝會禮儀之詳尚未脩舉
內庭近侍之屬翊衛府軍拱護之徒尚未選擇
鑾駕法從物采威儀之美尚未張設甚非所以重
國本慰人心對揚　聖明垂統裕後之至著也臣
謹按春秋孔子褒齊侯合諸侯會王世子于首
止彼周王之事不足為
陛下道但先聖褒方伯率諸侯以尊君重統之義則
可以為萬世法方今天下臣民喁喁之望豈不
百倍於齊侯哉
陛下盛德謙抑未即渙綸音以示群臣也而臣職忝

宮僚責在司經若復緘默不以　上請誰當爲
陛下言之哉伏望　聖明俯賜採納如果臣言不謬
即乞　勑下各該衙門博考制度備具禮儀務
在豐美擇來歲正月上旬清吉之日禮官率中
外群臣以　奉天殿朝賀畢後即於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臣又切思
皇太子睿哲冲粹其登輿殿座起居周慎之防非臣
等外臣所能與伏望
陛下聖鑒親賜選擇謹厚忠實小心內臣即令帶
東宮職銜以事

皇太子務周且備其衛庭宿衛侍衛官員人役亦望
特勑所司定議施行及臣等宮僚見缺太多存者至
少甚至少保掌府亦缺不補亦極知不足以奉
聖意塞衆望更乞
陛下博簡天下英賢端方直諒之人以充其任則天
下臣民不勝幸甚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翰林院編脩兼右春坊右司諫臣唐順之謹

題爲早定

東宮朝賀禮制以慰群情事臣聞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祀也太子既立則有臨蒞之位有朝會之儀所以萃人心昭軌度也伏惟

陛下聖謨獨運深爲

宗社根本之重早立　東宮儲二之位以繫宇內之心二載於茲矣曩以儲躬冲幼務存謙抑凡遇

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暫令進箋

內庭此皆禮出從權時將有待今

皇天迪保睿質日昌雖龍德尚韜而麟姿益茂至於

來歲首春又當天下百官述職多士賓興衣冠
咸萃於
天都歡欣交通於萬國咸思望
天顏濬哲岐嶷之光以思報
陛下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寧有窮極哉而文華
受朝之儀缺而未講臣民稽首之欲抑而未伸
非所以彰
主器之殊尊答群心之屬望也臣愚伏望
陛下俯覽萬物作覩之誠大昭育震重離之盛特
勅各該衙門凡　東宮朝會一應儀注早為詳訂務
與虞侯一應　法物早為完繕　具周慎豐美以

飾采章而聳觀聽其
青宮內外侍從禁衛一應職屬早為擇補務求忠
謹端亮以專羽翼而資保護儀物既備官聯既
備及茲正陽履端之辰合龍應律之候群臣請
奉天殿朝賀禮成即請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則離明之照成於兩作　前星之耀增光紫
極而內外官寮之衆四夷
朝貢之臣咸於快覩爭覲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
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對揚
聖天子貽謀燕翼之休命者必自茲益篤矣臣愚不
勝惓惓祈望之至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兵科給事中臣嚴用和謹

題為懇乞

聖明預敎

儲闈以成

慈愛以昭　燕翼事臣伏睹

皇上臨御以來正

郊廟之禮尊

帝后之謚　大祭親承以事

天地　太學躬幸以崇　先師與夫　視朝聽政之

儀　經筵日講之典罔不次第舉行薄海內外

仰　倫制之兼盡觀　舊章之率由咸稽首歡

呼思見德化之成可以媲美堯舜無難致矣其
尤有所宜舉而不宜或緩者孰有要于預教
儲闈一事乎我
皇上受　天眷命曩在潜邸
聖嗣早已篤生實惟　宗社無疆之庥　即位未幾
因禮官疏請
諭下内閣且先　賜名後行　册立事則名正而
儲闈之分已定矣復因閣臣之請
千秋令節文武群臣致詞稱賀則分定而　儲闈
之禮已崇矣然以迄于今尚　册立未行教法
未備

宸衷睿慮豈非以
皇子年尚冲幼
懃愛所鍾體念諄悉有 不欲遽勞以學者乎夫愛之
必勞孔子所尚蒙以養正聖功必先昔周成幼
在襁褓即已有教故能日就月將以緝熙于光
明稽諸自古帝王孰有不以早建預教為先務
者我
太祖以及
列聖率而行之視古猶有加焉若 大本堂之建
聪鑒録 文華寶鑑諸書無非為預教 儲闈設
也今

皇子岐嶷妙質來春已及六齡正聰明日啓知識日長之時預教之圖甚在所宜舉而不宜或緩者況當

先帝小祥之後　盛典方行既有以合禮制之時復值群臣

大朝之期　宏規聿舉又有以係天下之望此臣愚夙積忠悃所以冒昧為

皇上陳之也伏願

遠遵古訓近法

祖宗

勑下該部擇日具儀上　請爰秉育春之候肇正

青宮之位蚤建而預教之俾内而百司庶府在
朝諸臣外而藩臬郡縣来　朝諸臣相率稱
賀快睹
盛典豈不于
帝業有光也哉然教之固貴于預而輔之在得其人
昔賈誼陳治安于漢有曰太子之善在于早諭
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蓋言
輔導之官所係最重擇之不可不慎也故我
太祖之諭詹同則曰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
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
選舉參用誠有見于此爾我

皇上深宮法庭之中動靜語默孰非至教然日有萬

幾豈遑時勤

訓迪其所以涵養夫氣質熏陶夫德性者豈非宮僚之責乎于此不慎選以充則習與不正人居其何能淑必也選夫博聞有道端方正直之士以充賓客諭贊等官俾之朝夕與處講讀經書發明義理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無有不正以瀹其良知雜其善念矣至于　內侍之中亦必擇有老成純謹忠厚小心者出入起居必隨以侍庶幾耳目可以不役逸豫可以不萌宮府一體內外得人預教之道其庶幾乎又必

皇上于萬幾之暇嘗　賜召問或　視朝聽政有所
得歟則
教之曰某事也如何行之方有濟于天下國家也否
則鮮克濟矣或　經筵日講有所得歟則
教之曰某書也如何體之方有益于身心治理也否
則無所益矣人有不同則
教以如何而別其忠邪言有不一則
教以如何而別其取舍蓋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而
蒙養既端斯聖修可至此臣愚復惓惓為
皇上詳言之也伏乞
早賜採納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隆慶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

禮科都給事中臣張國彥謹

題為　東宮出閣屆期懇乞

聖明特　勑當事臣工亟求輔導機宜以端

大本以慰人心事照得隆慶三年該禮部題為懇請

東宮出閣讀書以端

睿養以崇　國本事奉

聖旨年十齡來說欽此四年再請奉

聖旨年十齡來奏欽此臣等竊計來歲壬申

東宮妙筭正十齡矣雖備官行事尚有待乎新春

而輔導機宜不可不預定於今日盖

皇太子一身關係最重上而

天命下而人心
宗廟社稷賴以靈長中國蠻夷賴以撫馭矧茲出閣
講學正天人界限作聖關頭從此不預定機宜
曲加培養而屑屑於儀章器数之末使聲歌玩
好陳於前紛華靡麗雜於後則規模一定游習
漸深後雖百計維持將不能挽其既定之心奪
其已成之習矣故自古明王聖帝必加意皇儲
而教導皇儲未有不先於慎始者然慎始之道
雖非一端要其實不過曰選賢以備其官忘分
以通其情久任以責其效三者盡而輔導之功
無餘蘊矣臣待罪該科欽逢

君之位也所以理陽教以聽外治者胥此焉

后猶地也坤寧者則

后之位也所以理陰教以聽內治者胥此焉位義大矣哉今

皇后母天下其位尊矣置諸別宮其處卑矣位尊而處卑謂之拂絰則必有乖戾抑鬱之憂譬之地不得其位則水旱震騰之變於此乎召之天雖有剛健之德其能獨運於上以底萬物之育乎故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之謂也

皇上之意以為

皇后多疾移居別宮或可疾退不知
皇后之事
皇上也猶地之於天也地非天以爲之帡幪則無以
安其靜正之貞
皇后非
皇上以爲之瞻依則何以慰其坤順之懿睽違日深
抑鬱日甚疾將日劇況能退耶
皇上之意又以爲待調理稍愈即還本宮殊不知
皇后之居宮中也猶地之居中央也地不可一日離
中央之位
皇后不可一日離中宮之中豈可以疾之增減爲中

止於半部論語爲之葢正心誠意節用愛人即
二帝三王之能事畢矣何以多文爲哉今
陛下選用　宮僚固必須文學之士而心術邪正人
品優劣則尤宜萬萬加謹者合無及今將應選
人員行令在京九卿科道各推舉老成練達正
直忠厚孝友温良赤心報
國有道術者一二人不拘在
朝在野名位崇卑據實填註考語封送吏禮二部
會同館閣重臣從公類選精確擬定
青宫職銜會官題　請取自
上裁如此則甄别薦舉一出至公而碩輔真才計時

可得矣又惟簡拔才賢固當極一時之選而拘攣未破非所以聯

上下之交三代以降雖輔導各殊而太子之於宮僚罔不情意浹洽故有卧則同榻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者豈過為謙屈如此哉蓋天子之子榮貴已極不患身不尊顯不患人不敬承所患者忠言不入於耳善念不萌於心不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知四方災異之可懼不知閭閻徵役之苦不知疆場戰闘之危與夫一切欺蔽逢迎憸壬邪佞故使之親近儒臣正欲開發其聰明涵養其德性云耳今

皇太子聰明睿知樂善親賢其於妙選諸英固未嘗不欲忘分相處矣但恐儀文太密禮数太拘外廷之臣不得時時進見或見而遽退講讀之外無一語相及若是而曰輔導

皇太子焉誠恐

上下間隔情意不通教者止於備官學者止於完事宮僚雖盛而實用罔臻睿質徒勞而纖毫無補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味斯言也豈非千古人君之永鑑乎臣願

東宮出閣之日以好善忘勢為心以隆師親友為

急答無先期責令所司定爲簡便儀注勿拘文法勿泥常套俾諸臣之與

皇太子勢相親密言相浹洽每日除讀書習字外將

皇明祖訓孝順事實或資治通鑑等書擇其簡易明白有關

君德治體者量授一條依俗從容訓解務期

皇太子優柔厭飫融會有得方始還

宮每月終師傅官具錄奏聞

陛下不時

面問縱十中得五其益良多仍令該班内臣導之溫習無使忘記此非特

皇太子道德學問與日俱新而諸臣之勤惰忠邪亦
籍是可攷矣又惟
上下交親啓沃誠便而遷轉無定則職業難精今天
下事何者非
陛下之事百司庶府何者非
陛下之臣求其最切而至大孰有過於輔導
皇儲哉使　宮僚之內才且賢者或數遷別用不將
以他務為重而以
皇太子為輕乎今內而九卿外而百執事所司不過
一務所統不過一方尚欲久任責成以終厥績
何獨逕於　宮僚而疑之或謂事有勞逸秩有

崇卑酌量推遷未為不可臣竊謂捐軀盡瘁固

臣道當然而賞賚爵秩皆

大君所有使輔導諸臣果能顧名思義克稱厥職則

何官不可撫何賞不可被雖異數殊恩

朝廷非所吝矣奚必改遷別用而後謂之報德酬

勞也哉臣願

陛下簡任之後更加責成非其人固當亟處如其人

即終世賴之縱不次超遷仍令照舊供職如是

庶切磋砥礪之時多薰陶漸染之功大

皇太子令德高名將與古聖王同一揆矣再照內廷

供奉之人日侍左右

皇太子起居動靜莫不與聞誠因其機而導之以正
則爲勢甚便爲言易入此在司禮監諸臣愼與
不愼焉耳往見　東宮冊立之初
陛下嘉納科臣凡內直官員一時遴選甚當是以
皇太子殿下年尚幼冲而學庸論語諸書皆歷歷成
誦且其字學疏朗筆法遒健雖
聖子神孫靈秀自別而輿壘諸人訓誨之力有不可
誣者矣矧茲出閣之頃正群情鼓舞之會臣願
陛下嚴責司禮監將先年選用各官備加考覈分別
等第有功者破格陞賞有過者斥逐一二以警
其餘若是則人人思奮內外加持養聖之功莫

良於此臣等術淺陋識見凡庸謹以千慮一得
及今當預為整理者參酌輿情上塵
天聽其他一切未盡事宜應行禮儀節併乞
勑下閣部大臣虛心延訪悉力講求務期有裨
東宮德業無負 皇上任使逐一開具停妥上請
定奪候來春次第舉行其有踵襲偷風夤緣干進及
以邪佞矯飾浮躁不堪之人濫送充選者容臣
等兩京科道及大小諸臣指名參劾惟
陛下少垂察焉中外臣民幸甚 祖宗社稷之靈幸
甚冒瀆 宸嚴不勝隕越 期望之至奉
聖旨禮部知道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

題為披瀝忠悃乞加慰問　中宮以全

聖德事臣本草茅荷蒙

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氏社無益尺寸伏蒙

陛下簡拔擢臣臺職荷　國厚恩愧無補報前次二

疏干冒

天威自分貶斥幸而

聖恩浩蕩俯賜寬容臣雖粉身碎骨未足圖報切謂

職居言官有見輙言無非忠君愛國之誠又以

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宜中機會外此

皆為無益臣謂此言未必皆非但負

聖君賢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
一一煩瀆
聖聽切舉事之最大有關於　聖治者為
皇上陳之竊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
陽教后理陰教所以建天下之極為萬世之經
也恭惟
皇后殿下先帝所賜以配
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
陛下宜遵
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為　宗廟社稷之主以為
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

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　聖心多矣而去歲
聖駕謁陵
皇后隨行朝野惟慶群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置之
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欝成疾
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聞者莫不垂涕
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後世之譏何其如
聖德之累何伏望
陛下遵
先帝之命念宗社之重及今請就正宮命直侍曉事
宫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
皇后抑欝之氣已舒而膚體亦因以平和矣臣每入

朝之際開大小臣工莫不以此爲
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宮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言
者欺也言而不盡者亦欺也欺與蔽臣子之罪雖
死有餘辜也用披瀝心血冒犯
天威伏望
俯賜察納臣雖萬死亦瞑目甘心矣奉
聖旨后已侍朕多年撫育東宮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
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你不曉宮中事多言姑
不究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臣王時舉謹

題為懇乞

聖明速請

皇后正位　中宮以光

聖德以端治本事臣近覩邸報該雲南道御史詹仰

庇一本披瀝忠悃乞加　慰問　中宮以全

聖德事奉

聖旨后已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

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尓不曉宮中事多言姑

不究又該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等一本懇乞

聖明正位　中宮以慰人心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知道了待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宮該衙門知
道欽此臣觀之不勝駭愕臣待罪萬里之外雖
朝政之得失尚不聞其詳況　宮闈事乎今書之
邸報傳之中外凡大小臣工莫不相顧垂泣以
為事關
君德之最大者臣敢惜死不為我
皇上陳之臣惟天者萬物之祖地者萬物之母故子
思子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未有天地不位而
萬物能育者
君猶天也　皇極者則

宮之出入耶
皇上中天地而為綱常主將使天下之夫夫婦婦無
不各得其所今　皇后乃與
皇上共奉　神靈之統者可使之不正其位乎共理
萬物之宜者可使之不安其居乎文
先帝之選擇而作配者可使之不遑啓處以致抑欝
成疾乎恐非所以訓八方而昭四表也此猶自
其名位言之耳且聞
皇后有關雎之德尤所當親有樛木之賢尤所當敬
有脫簪待巷之規尤當虛心聽納以為天下萬
世法豈可疎而遠之而不得日炙

聖德之光華耶臣之事
皇上猶子之事父母母不得於父必幾諫號泣以求
親心底豫而後已況
皇后天下之母乃今不正其位拖命別宮臣豈敢不
號泣極諫以自蹈不忠之罪哉伏望
皇上早賜　綸音速請
皇后正位中宮加意調慰則　睿體自平
聖德益光典禮崇而彝倫叙矣臣之死生不足恤也
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隆慶三年四月十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吳威元佐謹

題為議處

宗藩事宜以定　國家大計事臣聞國家極重之

勢慮不可迈天下啟夏憂之伏謀當預圖方今

宗藩日盛祿粮不給人皆憂之言官亦嘗屢切陳

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

宗藩條例事有畫一之法月濫不得容其姦冗濫

頓裁時稱一快然　天潢繁衍而椒聊瓜瓞生

者不可限也　國課有額而歲征雜派入者不

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職

掌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摅所見得

具疏　請及今已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稍開
條格畧陳其槩而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盖以
宗藩事體動關
祖訓是以議即窒礙法多掣肘然欲不拂
祖訓而聊且通融則亦補偏捄弊之方而非拔本塞
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日
之事若不能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祿粮必不
可支有司必不能給　宗藩必不能謀生
國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其禍有不可勝言
者矣今日議者每曰
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

祖訓之言

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處　宗藩而使各得所當先統觀　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

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蓋

高皇帝雄畧開創首啓宗封衆建諸子周錯要地如北平天險

文皇居之北平東盡諸侯而西瀕塞河如大寧遼左上谷雲中則　遼寧谷代四王爲之堡塞鴈門南控河山而西扃嘉谷如太原關中延慶韋靈酒泉張掖則　秦晉慶肅四王爲之屏蔽他如

内郡　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握勢維城維翰碁布星羅此固一時也迨於靖難以後世際隆平齊谷維譁漢趙旋孽或貸或罪日積嫌猜釁臭益煩兵權盡釋　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僚無内補之例皆情親而勢愈疏法獘而防滋密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問作不典荒湎譎暴歲無虛牘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圜土之收辟有謨蓋之慘况乎邸府繁增經制無畧髀肉莫舒尾大為虞仁人悽惻其寔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於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假貸揭債朔食望末以致脊身無

策日不聽出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字語及中冓則言之醜而不可詳餓殍於道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强梁者彎弓走馬白晝刼奪於郊衢柔輭者執撫擁杖潛身竄入於輿皁此又一時也夫

高皇草昧之初利建宗子

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

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

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人之有今日但

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於世遠親降因時損益亦待

後世善繼善述之
主變而通之耳夫　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
女纔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　親郡王將軍四
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甚多也而當時
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枝造
入　王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
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視
國初不啻千倍天下　王府之祿反多於歲供
京師之米即使盡廢　上供之輸猶不給王祿之
半為今之計欲裁　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
宗所入剗削已盡而且至於無可裁矣欸

民之賦以周給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於無可加矣夫各宗迫於饑寒而嗷嗷相聞有司苦於無措而皇皇在慮况乎名封婚禮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參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爲難處十年之後截長補短每人而生二子又不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死夭亡然死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則添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

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有曰 國課不給稍倣漢家分王之意

使各宗人自為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冒濫自絕亦可少蘇有司之力為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　郡王其祿千石儻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蕃支尚有本色三十石也又一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夫婦臧獲少者不下數人朝饔夕飧婚姻死喪其何以贍彼庶民之家亦有產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營業而日生不窮也今　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為養必固知其不能矣且謂當今　國事之極大者莫

如　宗室天下之大可憂者亦莫如
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路固不可開之以生路
而不善通夫
祖訓亦不可盡不觀諸
祖宗朝手彼　國初親王之祿五萬復有段絹茶鹽
等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
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后又不能給而於
代肅遼慶寧國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令出自已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時至永樂祿
數日殊　秦魯唐府各五千石　遼韓伊府各
二千石　肅府僅七百石　慶府雖七百五十

石而　郡王常於數內撥給是
文皇去　國初未遠而
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況　親王出城歲時訓練
蒐兵耀武
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寢之　郡王子孫任用以官
陞轉如常
祖訓也而　累葉以來皆無之則
高皇祖訓
列聖已不遵而奉行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
膠柱而調瑟乎即使
高皇而覩今日之困如此

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爲又如此㴱照原祿之例而盡給之乎抑變通其術而別議之乎况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坐食縣官爵職世授則古之所未聞臣故以爲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格不拘

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其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各宗有謀身之策而

國家紓空乏之之憂伐

皇上親親之誼亦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敢以聞於

上者良以
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萬一有不逞之徒啓
釁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鼂錯始禍之誅
耳又聞
高皇帝時平遥訓導葉伯臣應
詔陳言首請裁抑 諸王而
上輙大怒被逮死獄其後不數年而 親王之祿亦
遂大減
高皇誅其身而用其言伯臣之身雖僇而有功於
國則大矣臣於此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
其事之可危但今日之事 國事也人臣之義

苟利於 國死生以之臣職掌所關禍福利害
皆所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臣無所
悔何者害及一身為甚小而利在
國家為甚大也昔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及見其有
疾輙以不治將深乃三見而三不言以至於不
可救今 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再
益數年而深入骨髓則扁鵲且將驚而走矣臣
故僭擬數欵開列如左條議上
聞伏乞 勅下本部通行各 親郡王大集將軍中
尉從長計議當今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處賦
稅見有幾何自今已後人數合增幾何天下民

力足能供億幾何各省錢粮尚可加派與否各
宗坐食可為久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沿之
制彼此參酌孰得孰失何利何病當必有一定
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為利便即具奏前來聽
本部議復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不及與事之
易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
國者一劑量之爾臣不勝企望之至
計開
一限封爵查得嘉靖年間　豐林王台翰奏稱
宗室之中其弊難究不必較其妾媵有無止定其
子女多少議將　親王限以五[illegible]

多生者止給冠帶榮身並無爵祿令其自行
營業或商或農所行從便　郡王以三子為
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酌議具覆
時
先帝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多寡
不必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為
少拂宜乎
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蓋
帝孫王孫親疎有等
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　國朝歷世已二百餘年以
親論之亦遞降矣故除初封

親王且姑照例襲侯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

累朝支派之分列各藩者當立為定制以限之如

親王嫡長子例襲　親王矣庶次子許封其四子

共五位焉　郡王嫡長子例襲　郡王矣嫡

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

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

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

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照舊

請名士農工商聽其自便有志讀書與民間俊秀子

弟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

王親事例止仕外官其願力田通商等業從便生

理可也或曰　親王之子例爲　郡王
郡王之子例爲鎭國將軍各將軍中尉之子例得
職業今各宗之子封者固得其所與齊民等
不幸而生稍居後則一體所分貴賤貧富迥
然懸絶已爲不情況讀書必賴燈窓之資經
商必藉貿遷之本力穡須得乎畎畝之授工
藝不能無俯仰之累彼將何以爲生耶臣以
爲宗女婿尚有婚資多者給銀百兩今後合
無將　親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十六歲
賜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　郡王之子不得封者至
二十歲亦　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

中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則　賜之衣
中若止務生業不必槩　賜各子仍俱給銀
二百兩以上各子遞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
咸有所賴似無失所之嘆但與畫一節極
當詳慎庶無冒濫以滋妄費之弊如是而各
宗之子猶或有不能自立而遊蕩廢業者則
譬諸家有不肖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或曰擅出城郭　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業
則必不能不出城郭恐爲不可已當與之
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以禁之不使出[illegible]
爲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生[illegible]

守王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郭何害也或曰　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失職與交易債爭一切貸之則貪婪縱恣淩弱暴寡益多事無厭以為　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即刑罰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有司之法繩之耳今　宗室一有小過不以有司治之而動必奏　請苟以錙銖斤兩彼此忿爭而瀆欲聞之　朝廷則往來勞費廢時妨業彼小民者豈願為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已千金可攫斤兩不戒則恒産可侵臣

故曰有司之道不行大亂之道也夫常人之
愛子弟者莫不望師傅用夏楚以威之令之
有司皆士大夫
朝國之外傅也今之宗黨皆
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悪德以
就罪辟孰若教戒而造就歸於正人爲愈哉
且聞今之[illegible]宗儁工隷卒無所不爲悪而執
役甘心擴[illegible]是陽諱其名而陰忍其辱也若
顯拔縉紳之例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
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
足以言愧矣臣嘗熟思而酌議繼嗣者得

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
近乚申明人知共守惟　親王則得以親弟
親姪繼襲晉愚以為　親王之得封謂其為
帝胄所分
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體
貌不使與兄弟行輩大相懸絕爾今子孫相
繼世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乚嗣則緒已絕
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為
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　國家功臣遇
有乚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先世嘗有勳勞
於　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剗絕其統是所以

勸百工也至於 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
論傳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
姪自有本等爵職緣何躐進王者之尊乎臣
愚以為自今以後有絕嗣者止推倫序相應
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
不得冒 請復繼王爵

一

一別號屬杳得

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
尉之職自 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
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
改則與 國終始將萬世矣攷之古昔典禮

莫備於周然周家王世世外戚會慶問皆弗之
及非薄之也親親之殺天秩本然耳禮固有
云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今至
奉國中尉孰非
皇家袒免以下親乎且
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　朝開國
四祖肇基　德懿熙仁皆爲藏主則於
祖考然矣而況卑屬乎且於前欵議將中尉止封一
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
親疎無等揆諸禮六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
合無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不

必　賜封止将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
爲貲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庶恩
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遠及矣
一議主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郡各隨父之
差等　請封初不限数之多寡及至選酌儀
賓各有職事
誥命祿米從人等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
親王之女止封其三　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
中尉之女各封其一　主君之祿俱各照舊外
其選酌儀賓既有職事
誥命列于官階是爲榮寵合將祿米免給亦無不可

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為
贍用出自　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
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兩中
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婚聽其自為生理
其應舉入仕者併授宗女宗婿除以前弗論
外以後各女婿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
冠帶婚貲一體聽其自便

一議冒費查得冒妾子女擅婚子女革爵子女
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
不等口粮今既許其各從生理則人自為業
較之每月有限口粮尤為便利但前項各宗

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產營運或驕惰遊蕩不能生理者一槩革其口粮恐不能生似亦
聖世之棄人矣合無將已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豫爲敎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粮則宗人不至告病而
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議禮婚查得　宗室　請封選婚必有本部覆題行選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覆另有勘合行令入府成婚若亦經奏
請而徑自婚配或雖經奏　請未受封號而先已成

婚皆為擅婚擅婚之子例不得封歲給米五
十石仍本折中半兼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
婚甚多皆不題言其弊或假捏奏到勘合或
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 請淑恭宜安人
等各色雖名不同皆屬擅婚例無受封之理
然彼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部不能違
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
然者也夫各宗格於例無由而申其願臣等
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饔
飧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為今之計
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

給以本等口粮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以後生者止許

賜名不必再給口粮聽各從其生理可也伏候

聖裁

隆慶三年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殷士儋

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遵　成憲守　明旨以慎藩封以圖萬世治安

事先該臣等因　肅府延長等王真漉等奏稱

乞將輔國將軍管理府事縉熿

賜復親藩爵統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臣等謹遵

世宗皇帝欽定條例及

先帝

皇上兩次不准繼襲　明旨看議明白覆

聖旨堅賜　宸斷不准繼襲仍乞　勅諭縉熿以後
勿得再行瀆奏等因本月初六日恭接
聖旨極邊重地必須王鎮護縉熿還准襲王仍支輔
國祿欽此臣等聞　命自
天不勝驚愕汗流措身無地竊惟　朝廷所以布大
信而萬世治安者有　成憲之當遵也海內所
以守大分而人心寧帖者有　明旨之可守也
宗藩條例一書乃
先皇帝念天下民窮財盡而　宗室日繁力不能支
特命會集在廷群議勒成此書以抑冒濫
親王故絕非親弟親姪不許繼襲之令實居其首

非萬世所當遵之 成憲乎及 肅府縉熿奏
請襲封本部議以爲 懷王堂叔似非應繼人數始
則奉
先帝宸斷不許繼襲繼則奉
皇上聖斷不准繼襲 一聖成命赫然如一 豈非萬
世所當守之 明旨乎本部所以遵奉而抑諸
藩之冐濫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各藩所
以帖然而不敢萌覬覦之邪念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今縉熿蔑 成憲玩
明旨肆然屢瀆
天聽若復蒙 賜以王爵則將来各宗效尤紛紛奏

擾不已凡　欽定條例俱不足遵凡奉過
明旨俱不足守人人欲行其私事事欲更其制豈
聖世之所宜有哉且
皇上止念其極邊重地必須用王鎮護偶未思及前
項條例及　明旨為　成憲所係爾今臣等考
之　肅府始封甘州委係極邊今已移在蘭州
腹裏並非極邊之地況　肅府諸郡王見有數
人於其中選擇最賢者一人管理府事自足鎮
護何必更條例而變　明旨乎伏望
皇上特念
先帝欽定條例所當遵　二聖兩次

聖旨所當守堅持定命仍前不准繼襲則
朝廷法制畫一各藩窺伺不萌民力可節治安可
期　宗社生民幸甚臣等幸甚若或
聖意念其邊遠必欲王爵鎮護亦望　俯念
成命至重封爵至重　勑下在廷諸臣會議停妥具
疏上　聞務使　成命不違
聖意弗失庶　朝廷大信可全　宗藩大分不紊將
來法制尚可行於天下也臣等無任激切懇祈
之至
隆慶四年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阻撓

禮科都給事中臣何起鳴謹

題為條議宗藩至切事宜以仰裨

聖政事臣等竊惟當今國家有二大事所宜及時講求者外之邊防內之宗藩是也邊防近蒙

聖明軫念已經會官集議見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惟是宗藩二百年來螽斯麟趾綿衍繁盛邸祿歲增民財日詘比之邊防尤為難處近按

玉牒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計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縣主君儀賓不與焉其視國初分封之數不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

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啻倍之
國初以十稅一今則十而稅二三猶未止也夫本
根茂盛則枝葉蕃滋臣慮再越十年又不直前
數矣以故 宗室則衣食不充嗷嗷控訴有司
則難於處給莫可支持賈誼所謂失今不治終
成錮疾誠可憂矣恭惟
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 命禮官集議定為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為 彝典無容議矣
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所關妄陳胸
臆列為九事仰塵 天聽惟
聖明留意焉

一臣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歲
親王五萬石　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
太祖謂戶部尚書郁親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
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彌
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以資乏用議更定
親王歲祿萬石　郡王三千石夫洪武八年至二
十八年封建未踰時也即憂乏用斟酌節減
如此
聖祖不為萬世計乎查得議處改折　郡王以下裒
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　親王歲祿參差不
一夫　親王為　朝廷屏翰歲祿隆重良不

為過但　親王一體祿米懸殊而本折有重
輕地方有貧富尤非所以遵
祖訓而一衆心也合無降諭　親王使知
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慕義願減額數或
願改折若干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
宗室不足之數各令具奏
朝廷降勑襃異賢坊示勸儻數月之後一無奏
聞者該部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合一恭聽
宸斷處分亦不為過
一各　王府生息日繁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
限　天祿不贍其養抑且居處沓雜小民恒

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容查得分封地方
山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江西
山東各三處四川廣西各一處蓋
宗室數少則常祿可需易與爲善數多則黨衆祿
窘易與爲非此周韓代府所以日益多事往
往越關奏擾甚至毆詈長史白晝切奪甘爲
逋逃淵藪而莫之禁也是豈無其故哉臣愚
以爲自今以後凡係　宗室最多不能並處
一城者分封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
王府故絕去處其府第規制各照爵遞減使爲可
繼夫散處以治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

不必過為拘泥者

一先年 郡王有犯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多至實緣冒襲乃有并其子女同進封者糜費國力莫此為甚條例查革信不刊之典矣何須行又踰四年不聞一疏奏報豈以天下

郡王一一承繼正爵無冒襲者乎臣不暇悉數即如 晉府交城王表紬以輔國將軍應否得襲榮端表𣐈之爵又加畀為鎮國將軍

郡王繼絕

祖訓果有其文耶舉一交城而諸府如此者尚多也

請乞 勑下禮部通行有 王府去處撫按

官轉行長史等官具啓　王親及管理等爵
查係前犯革爵及故絶　郡王弟姪遠孫曾
經冒襲着作速具　奏冒襲本爵能自首者
仍許襲爵終身其子以鎮國將軍管理府事
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日該部該科覈
實施行毋得再爲文具狥情容隱

一宗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
年無所底止及今不處則病國病民病
宗室無一可者臣見該部題覆各　宗祿米行文
各布政司止云於附近倉庫按季撥給不知
作何坐派處分以故賦日多斂日急而民莫

知其所以然矣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有
王府布政司備查以前本處祿米若干作何撥給
或如額糧內增加或如額糧區處無有完欠
各查明造冊具　奏此後凡遇
冊封郡王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祿米若干作何處分
派撥俱年終類奏查若至於缺少去處各該
撫按官遵照近日　詔書督率所屬查催完
納此外亦宜善為區處無得[illegible]損貧民如山
東太山湖廣恭和香錢之類豐盛者該可補
湊是在有地方責者一加之意爾
一　國家尊崇宗室全在名封婚禮不失其時

今據　玉牒所開將軍以下未名者八千八
百位有奇未封者五千二百位有奇至使
恩禮過期宗人怨憤殊非事體臣見該部題覆可謂
疏通而猶寢閣若此何也蓋議覆雖由該部
而　奏請遲速應否合格實在　親王與另
城郡王也訪得各處　宗室初生奏報
請名　請封選婚必有同宗司府保結然後具
奏關節通於錢神文移躭於歲月是故名封未得
而祿領已為借債之券矣臣愚以為此必輔
導官嚴遵　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覈實限
一年以裡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過限如無

違碍而奏　請過三年以上者年終類奏凡
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位以上者長史教
授輕則住俸重則議斥其長史六年無過賢
勞茂著許得一體陞用給與　誥命服色自
本年六月以前各　王府奏到名封婚禮有
碍題覆者該部備開違錯失格及保勘不到
緣由通行巡按御史轉行各府長史教授等
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　奏以憑題覆
施行如再刁蹬故違該部悉遵
詔旨嚴行查參治罪

一　郡王故絶府第屯厰暫歸

親王掌管待有親封轉給此定例也近又著之條
例明甚何迄今未見以一第一椽奉歸
朝廷者豈 親王規此微利為乾沒計耶抑有司
者奉行之未至也即臣所知如 南陵王故
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止數十萬計
若非御史趙岩目擊將軍勳損等有詞幾何
不為田潤王詰等所影射耶觀此一府餘可
類推已 勅該部一面查行河南撫按官將
南陵王遺下府第莊田等項查追實數作速具
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係故絕
郡王及削除 親王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

奏其報到之數該部登記簿籍付所司掌管候本
處有新封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糧不必更屬
該府以滋隱沒
一條例開載改正樂工蓋有見於花生螟育之
弊最為竇亂 天潢所當首革臣等訪得各
王府間有一二裁損而其占恡者尚多即有議革
寅緣復業 朝廷法紀寖格不行近如
遼府收樂工張紹之女生子川兒朦朧
請名希圖承襲若非該省御史相繼糾察不幾於冒
亂 宗統乎 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
詰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子女之禁尤當嚴

合無　勑下該部通行各　王府及各該巡
按御史原設立富樂院盡數變賣入官樂工
編籍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一月以裏將
改正過數目要見變賣過房屋若干編配過
男婦若干造冊具　奏敢有仍前　悖者重
行叅奏先將該府輔導官提問凡
王府收買子女果係缺人使用照例具
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不許在於境內境外擅自
收取以恣淫穢違者許所在官司申達巡按
御史將輔導官并差遣人等各　奏治罪

一　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鄉君

身後皆有　御祭有司供辦祭品豐儉不一
在　朝廷親親厚終盛典也臣頃奉使見一
二處　御祭有司供辦祭品豐儉不一在
王府則欲極豐在有司則欲極儉在　遣祭官則
於豐儉之間稍為裁酌此有一祭費數百金
者有一祭費數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
其間不良有司未免因緣為弊本以敦族適
以病民臣查得　會典所載止見牛犢羊豕
其餘祭品止令所屬自辦豐儉未有定數合
無　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　王府應行祭
禮照依爵位定為差等移文該衙門遵將合

用品物備細開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
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遺累小民各
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褻瀆 盛典庶典禮歸一
人易遵守
一王府承奉司止許理一應雜事有事呈長
史司并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
統攝備載
祖訓可考近訪得各 王府內使等官營求出外管
莊收課却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號擅作
威福羅織害人重科厚斂靡所不至
王處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由各

藩近来玩視
祖訓私收閹人徧滿宮闈各求覔利是以出外生事
擾害軍民招納投獻恬不知畏且其第宅墳
塋之數務極華侈僭踰典制依憑城社莫敢
誰何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各該撫按轉行
長史司啓　王知會嚴加禁革內使人等恪
遵
祖訓一應錢粮止令屯老旗甲人役催辦不許擅自
出外擾民仍通行各　王府將見在內官內
使盡數清查凡不係照例　奏討不由內監
撥給者一一手退仍嚴私割之律并其第宅墳

鑒進　制蓋造者通行釐正敢有抗違者巡
按御史查叅長史官一體治罪凡此九者或
議勸損祿糧或議查革冒襲或議清府第正
樂工無非以義御親之意或議分封或議祿
糧或議名封婚禮無非以恩厚親之意至於
定祭物禁內使又無非惜民衛親之意皆處
宗藩之至切要者所以廣條例之未行而濟一時
權宜之計爾如蒙　勑下該部議覆上
請早賜施行其於　宗藩未必無小補矣此外有為
國家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　郡王以下宜定
限于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

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即節其祿秩者有謂
親王傳至祖免以外萬一有乏嗣者止許親支以
本爵承管府事不得繼封者有謂
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
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　宗室既有限制不
許　請封則不宜困之一成使得畢力農賈
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
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
親王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者一體糾劾此
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輒陳意見
惟願　廟堂之上主張擘畫

特降
王勅廣集公論定爲經常遠大之計上請
宸斷施行實
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臣等不任惓惓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臣郜光先謹

題為乞

賜嚴究撥置姦徒警戒

親藩以杜後患事據湖廣按察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帖文該本司按察使方弘靜僉事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盧梁布政司右布政使李心學等會問得犯人王江即吳江等招由及參呈到臣該臣看得吳江王鵬劉廷瓚李明俱係淫肆毒偽授爵官詐旨逞威戕害多命顧通誘賊王漢蠱惑成姦左道亂正通夷習戰啓釁煽亂以上各犯罪大惡極擬以重辟情實無枉宋世平甫昌聯國戚

顧應斗私結　親王俱朋比為姦生事誆詐王世臣以刀筆營納引禮申觀光儉賤役濫授王官皆竊倖弄權隨事撥置金文祥姦詭通番參提違抗方岳猾胥竊勢枉法受財軍校周文憲賀欽侯廷儒張官張憲文世遠挖窰張孟陽傳汝立楊澤王恩魏朝斗梁棟樂上田大茂田允爵楊芳趙凰王天奇王濟趙朋懷瑤杜芳王綺等結成蟻蠆之姦共肆虎狼之惡律例均屬有違遣戍俱為允當內金文祥所犯事情先該巡按廣東潘御史參奏勘合該臣擬問充軍具奏候奉　明旨施行今問前罪原係一事合併贓

完從一發遣其餘徒杖犯人尹國民劉廣正等
作惡爲姦各有不同所擬前罪皆無虧枉又看
得丨兒産育於樂工之女寄養於軍校之家始
而宗儀柔奉阻不與結以見花生情真繼而冒
易母姓更改生年則其詐偽益露宜復參詳前
後招情無異除批各犯既覈明白監候奏
請明文至日施行未到罪犯嚴提究結外參看得原
任 遼府左長史陸宋道楊汝江許仕德右長
史林浩秦宗儒張守宗揚悅叨居輔導之官素
乏弼直之義逐浪隨波既已昧於陳力貪位固
寵又焉用乎彼相內使田用張相張恩陳明厮

養奴役狡猾巨姦倚近侍而敢於竊權詐軍民而奪其財産與典寶謝銘事發指以打點前途因而在逃誆該府之金銀遂背主以田籍楊秀始以畏戚而身事二主繼以藉勢而家積千金典寶鄧光宙良醫單栢審理郝憲均屬王官效尤諂佞朋姦釀禍黨惡害人典簿龔爵明知有主房屋却乃恃勢占居儀賓楊成名既已結姻王家又敢濫娶樂婦湖廣行都司荊州衛指揮僉事王朝彥職叨武弁甘屈事於強藩身匪王官乃附勢以肆惡操練八嶺山內意欲何為從獄有主莊由法果安在以上各犯據其情罪似

不同科稽諸名例均當叅論但原任左長史陸
宏道林浩等去任有年并揚成名犯在革前樂
婦已經退出俱應免究王朝彥黨助大惡罪犯
匪輕田用陳明罪過多端鄧光宙兇惡最甚與
楊秀張相張恩謝銘皁相郝憲龍蔣爵通應提究
湘陰王長子憲烟派出
天潢行同市井師遼王為高功妄行邪術既
祖訓之有違拜王安然為乾娘任意出入殆廉恥之
盡喪據法難以輕縱相應奏　聞區處及叅照
遼王憲爀性稟戾氣心懷異圖叨享
世封故違　國憲自承襲

王爵以来傷倫敗度腥穢日以播聞迨奏
請道號之後怙寵恃
恩虐焰愈加張熾其逆惡罪狀不可勝數而槩舉其
不臣不法之大者則十有三焉一各
王府不許收留孕婦以致生育不明冒亂
宗枝載在令甲甚悉所以正　國統而隆
宗祀至慎重也夫娼婦張大兒以樂工張紹先之女
而生長沙市美花衕之内一郡人民誰不共知
共見者遼王收入該府未及半年即生川兒則
花生之縱跡為乇明矣乃改巳酉為甲寅兒張
效為羅妾滕朧　請名希圖襲位復[illegible]大[illegible]

父母藏住府中姊妹[illegible]遇之改嫁兄弟絕其往來
又打死儀賓張棟李[illegible]榮等以拑議論者之口
自謂得計矣不知川[illegible]懷孕於美花衍偷生於
雪溪堂寄養於王鵬之家而抱回於毛太妃既
薨之後耳目難掩情[illegible]顯然在官宗儀官吏師
生耆老千餘人衆口一詞而
廣元等王各遞原無保[illegible]手本及將軍中尉致仕
等連名訐舉花生來[illegible]心其朦朧
詐名之罪王即善辯將何以[illegible]解焉矣公論有在明例
且存而乃蔑視
國憲冒亂宗統娼婦花[illegible]敢於誑奏何歟

君一至是我此不臣不法之罪一也我
先帝在位四十五年深仁厚澤浹洽寰宇凡萬邦黎
庶一聞 賓天哀痛哭泣如喪考妣況王身出
皇胄叨享厚祿受
先帝之恩寵尤為至優渥者耶乃於迎
詔之日不行舉哀而成服五日之後即不縗服且服
內遊宿娼家晏飲如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且復揚言於衆曰我於
今上乃叔父也難以照常又云天下親王我為第一
人即斯言也誠何心哉其無
君之與志昭然矣此不臣不法之罪二也一

宗室子女名封及以絶府第等項事宜載在
祖訓會典及宗藩條例炳若日星豈容違越王乃上蔑
祖宗下戕枝脉索求荼害不可忍言如將軍中尉縣
主鄉君應該
請名封者分定等第科取使用銀兩湊辦不及者監
比完足貧難無措者不准類
奏致使奉國將軍所槐等各子女百十餘位男或
逾四十餘歲尚未有名女或逾三十餘歲猶未
出嫁捐陷至此可忍言乎或以入
賀進香爲由而科斂盤纏或以脩醮書符爲由而索
受謝儀或以送餅散作爲詞而倍取價值或以

違法抗旨為詞而逼令求恩鷸盡錙銖擦入骨髓致使貧宗流莩失所如同丐乞剥削至此可忍言乎　長垣王寵沕湑堂叔祖也其薨不

請祭號而私自速葬財物妾從盡收入宮

枝江王致樺者族叔也其薨不行奏

聞且致死其子父子屍迄今暴露衡陽輔國將軍寵池一故萬金家貲盡行般進其少妾菊花等聽王鵬等强占為妾所遺親生長女則賞王鑾之子為妻益陽奉國將軍致㩦一故新置府第即行拆賣其少妾[illegible]氏聽吳江強占為妾其妻淑人劉氏則逐提[illegible]各的親弟姪不容[illegible]

家廟神主槩行毀棄原奉冊印匿不
奏繳殘薄三此可忍言乎甚至索致楕銀二千餘
兩而又令樂工李明赴府俾之跪迎索致楠銀
三百餘兩而又令樂工杜芳等肖刑斬首澆糞
滿身索致椽銀一千餘兩而又鎖拏其親女索
慝燦銀一萬餘兩而又編為迈本還源記以揚
其醜淩辱可忍言乎又甚至奪親叔
廣元王致椹之妾月娥翠兒擅入宮中從姑原陵
鄉君收留園內穢亂可忍言乎又甚至杜氏者
枝江王致榫之妾也逼姦不從則親自執刀剜其
臂肉夫人黃氏者長陽奉國將軍寵漂之妻也

逼姦不從則活置棺中焚其身死尤慘可忍言乎其諸財物洲地店房祿領等項任其奪霸難以枚舉夫　宗室孰非
祖宗一脉乎孰非
王之骨肉乎乃忍於傷殘若是其於
祖宗啓佑之恩　朝廷敦睦之典悖逆甚矣此不臣不法之罪三也一儀賓者聯姻
帝冑作賓王家在
朝廷榮之以品秩厚之以餼廩孰非
親親至意豈王可得以非理凌虐之哉彼因張棟李
世榮欲阻川見之

請名遂因禁罵旁拷打全副碎其皮膚灑以酹酒澤身蛆出磔死街衢親屬不容收屍妻孥盡至流落此前古未有之慘也復因郭興爵沈應龍等欲要務救二人遂緊行樹拏竝加非刑或裝樂工而抃演鬼判或做夫頭而驅逐山林或俟其刑或犬其狀或為奴李明之家或為高壹為肉阜為肉凳或騎其頸揪其耳掌其面或以溲和酒逼之使飲或以糞充腸威之使食此前古未有之辱也至於喬大成凍死望廷羅嘔死涂相哽死王琮氣死閔充成撲井死及施大盛腿蹶李賢耳聾郭興爵等數十人瀕死亦要矣以儀

賓而遭此此前古未有之禍也他如鎖拏縣君於道衢威奪媵妾以給樂工而害及其妻孥矣奪房屋以賞姦徒禁子弟之習舉業而害及其家族矣甚至撥押張星之母逼令掘出祖父兄嫂七墓之棺擲暴露道旁而害及其祖宗矣慘刻至此可忍言哉此不臣不法之罪四也一各王府擅作威福打死人命者撫按官即時奏

聞先行追究設謀撥置之人戕社

明例不為不嚴矣 遼王撥羅事情妄拏良善不論是非輒用全副慘刻之刑具設立剝皮向火洋水之名色如打死衛軍張文魁府吏甯大夏王

民范墻榮唐項周連周常范腊保朱璉等不可
勝數以致柳死萬民熙射死李憲燒死黃氏爛
藥致死魏大才楊雲賔守巳等尤慘不可言至
於開寺氏之棺劃顧長保之頭燒燎范氏之面
搡瞎爲添興之眼打聾李賢之耳以刀剜杜氏
之肉以以二三十人輪姦范氏曹氏等而甘心蒙
禍蓋有求一死而不可得者斯尤刑過剕劓未
盡之刑而虐逾炮烙未盡之虐也夫人命至重
上干 天和欽恤之典 朝廷五載一行焉誠
愼之也而王乃戕殺人命不啻草菅是心何忍
哉自古戕暴之甚者亦罕有若此者也此不臣

不法之罪五也一

皇明祖訓凡　親王妃宮人等必須選擇良家子女以禮聘娶但是娼妓不許狎近王乃宣淫樂婦至八十餘人出入宮闈立為上班官身等項名色甚至僞封為妃掌管宮事稱為娘娘侍長等項名號仍淫心不足差遣四出近則強奪江陵監利等處良家婦女遠則收買山西四川淮揚蘇松杭南北二京等處絕色女子多至數百餘人織滿離宮別殿可謂選擇乎可謂以禮聘娶乎至於強臺親叔　廣元王堂叔祖長垣王之妾女姦占宮中則瀆亂倫理抑又甚矣又

聖誕拏民間俊秀子弟鄭沛等及道童行童遵

序福俞等次當淫穢略無顧忌蓋不但不知

朝廷之有紀綱而亦不復知人間之有羞恥矣此

下臣不法之罪六也一

皇明祖訓凡諸王宮室不許擅蓋離宮別殿而私造

印信則例有 明禁即 親王不得而僭也

遼王內縱淫心外蔑 國憲自正宮外擅立別宮

東曰雙蓮西曰芳華又西曰裕昆摩空騰漢制

逼 天朝豈藩國所宜居乎自

册寳外擅鑄印信曰雙蓮宮印曰芳華宮印曰裕昆

宮印紫綬銀章龜文駞紐豈臣子所得擅乎復

以樂婦陳五兒等僭稱名號分掌三宮印信至
於搶奪良家子女則蓋有蘇州房聽鶯亭等所
住焉提到俊秀子弟則蓋有機房芝蘭堂等所
住焉而又蓋有紅房百十間則以官身樂婦李
元女等八十餘人住焉夫 朝廷分
藩國凡宮室僕御出入起居皆有定式而乃僭竊
罪極荒淫無度自古淩分棄禮未有若此者也
此不臣不法之罪七也

一祖訓律凡除授官員須從
朝廷選用若大臣專擅選用者斬
今朝其祖訓敢違之彼吳江李明者樂工也或使為

松滋侯或授為彭城伯而衣蟒腰玉王鵬劉廷瓚者校尉也濫納指揮職銜擅號親軍名色而播威弄權申觀光一門子耳賞為典寶王世臣等吏役也賞為引禮他如軍校周文憲楊澤等五十餘人盡納官職僭以服色冠履盈藩錦綉奪目一時官號比擬

天朝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分也而孔子先之謂名器不可以假人況侯伯親軍為名器之大乎而王敢於濫給匪人是尚知有

朝廷乎斯誠輕　右命如弁髦者也此不臣不法之罪八也一各　王府不許淩辱官府載在

明例而長史等官職專輔導所係匪輕豈王所可擅自更置者乎　遼王鎖禁張知縣戲侮袁知府肇罵楊通判方通判俛首被縛免冠罰跪凌辱至此其誰堪之至於逐趕越長史逼死王承奉尚復知輔導之為重哉且王承奉死即以劉廷瓚代之越長史去即以王鵬代之而典簿教授等官俱令申觀光王世等代為專用憸人以便己私然則必使

天子權柄皆自已出而後可耶夫威福者

主上之柄而專擅者必蒙首惡之誅王乃凌辱官府屏絕輔導恣横肆虐植黨附私侵

上之權豈細故哉此不法之罪九也一王假以
玄脩朦朧奏蒙
先帝賜給真人道號及真門金印遂乃拆毀民間房
屋奪占士子書院及
湘府廢基又陸續於府城內外私剏庵觀招集流
僧妄行邪術煽惑人心甚至演習遯法擅割人
頭及指倚建齋醮自登壇索受宗儀軍民以至
樂工之家謝禮不下數百餘家近奉
明詔將真人高士等項名色盡行革去王乃猶假前
號登壇作法內爲
光澤等府毛醮外爲樂工詹明鎧等家上朝勒取

段疋金銀酒席等項為迎駕謝恩之禮夫以奉
詔革去真人之後尚敢妄行而無忌其在乎昔可知
矣以樂工之家寡婦之家尚且枉駕而不慙其
在宗儀軍民可知矣辱
先帝之 寵恩悖 今上之 明旨不忠於
君父有玷於 宗藩此不臣不法之罪十也一
遼王於沙市美花衙內建官亭以為點樂之所外
建接待寺以為遊樂之所又令田大成等家建
有歩香園靜觀亭等處以為玩賞之所每宿歌
衙中連宵累日於是荆人有美花宫之號其在
衙樂婦每年進銀數百兩名為脂粉錢其樂工

四外買賣每年進銀數千兩名為生意錢故又
有美花莊田之號以故男女樂戶三四千人恃
以聲勢窩藏大盜坐地分贓人又號曰盜賊淵
藪又富家子弟往往圖財害命莫敢誰何人又
號曰陷人坑其為一方殘穢之害甚矣前奉
宗藩條例改正樂工凡地方士民無不仰頌
先帝之 聖明者而王乃大言曰此非
祖宗舊制也仍傳旨田大茂等只管安心照舊不許
聽從有司擅自搖動夫出入街中遊樂無忌則
淫邪蔑度甚矣科派脂粉買賣等銀則貪婪亡
厭甚矣窩盜分贓圖財害命則貽地方之患甚

矣既奉條例之後而猶占恡如故則抗違
明旨敢於欺　君果於自用如云非
且
祖宗舊制則言尤為不順甚矣此不臣不法之罪十
有一也一問刑條例漢人不許交結夷人互相
買賣引惹邊釁及接買番貨收買違禁貨物所
以竣夷夏之防而杜履霜之戒至明矣夫施南
容美等司反側不常非宜結好而西番南粤遠
在萬里亦豈宜私通而莫之忌乎王乃饋金爐
香與田宣撫送李[illegible]枝與卑宣撫因而往來交
際不絕而西則收買私茶潛通番國而趙鳳等
被巡撫谷都御史[illegible]田南則私入粤海收買禁

物而金文祥等被[illegible]巡按潘御史縉提彼其曲意以結土司之懽而馳神於西南萬里之外志將何為哉夫人臣義無私交哉[illegible]在春秋以

親藩而恣意遠交若此人臣之義不已潰乎不軌之誅何可長也此不臣不法之罪十有二也一

親王無故不許出城遊戲條例甚嚴況可出城數百里之外及操演[illegible]日不迈乎

遼王一欲遊戲則與吳江等携婦女百十餘人出城賞翫粉黛盈於道路歌聲振乎林木而遠近為之溷穢一欲田獵則與劉廷瓚王鵬等謀曰荊州自来為争地武事宜習帶領校尉樂工人

等一二千人操演陣法金鼓喧天旌旗蔽日而遐邇為之震駭近至沙市草市美花街紀山八嶺山等處出入無分晝夜遠至公安枝江荊門當陽等處往来幾逾一旬大野馬肥充則有蹄齧之夫持戟則有椎心處王位之嚴重當荊楚之寧謐用是果何為哉八即過赶章臺詩有千綺圍獵森森殺氣之句至於龍口詩有龍口蛟尾句鼓跋水之詞操演已不可矣而發斯詠也可畏無懷他志乎憑陵之勢可畏跋扈之漸宜防不臣不法之罪十有二也是

遼王毒害不但異姓即

宗室骨肉之戚亦苦其剝削擅殺不但細民即儀
賓親近之臣亦死於非刑色荒不但娼妓即祖
叔之妾從姑之親亦任其姦淫暴殄不但生者
即　家廟神主墳塚枯骨亦忍於毀掘出城遊
樂不但附近之地即龍口蛟尾等處亦因而窺
伺結交樹黨不但通於中國即施南容美等司
亦陰為應援不但蓋有機房紅房等所以使男
女宣淫也即正宮之外亦敢於擅造別宮不但
巳革　巴東等府給有教授關防也即雙蓮等
宮亦敢於私鑄印信不但僞授官職也即侯伯
之位亦敢於濫給匪人不但僞封沈妃也即娼

婦之子亦敢於冒亂
宗統他如擄掠良家婦女而雉雄鳴哀者不止百餘
口強拆民間房屋而鳥鳥失所者不止百數家
嚇詐銀兩而取盡錙銖何啻十餘萬金奪占地
土而田連阡陌何啻數千餘頃登壇主醮索騙
已盈囊矣假真人之名號而法場剏建於街妄
行辱官毒民虐焰已滔天矣明
先帝之訃音而宴樂自如忍心無禮逼承奉死逐長
史去生殺予奪威福盡為擅專練兵山、[illegible]養寇
江湖納叛招亡謀計極其詭譎
皇明祖訓千百餘言字字敢於悖違

宗藩條例六十餘款事事慢不遵守醜荊楚之三
年之實寡摯壞
祖宗二百載之綱常五倫棄絕衆叛而親亦離四維
滅亡人怨而神亦怒宗儀處沁籠之中痛心切
齒而無可赴訴軍民環封疆之内吞聲飲恨而
莫敢誰何該府優審之日幾萬人塡門塞巷悲
泣號呼恨不得即分食其肉而誓不與之並生
也逮查該府雖貴爲之降庶人而黷亂曾未能
及其一二近者徽伊雖載堉與樣之發高墻而
罪過亦未能如其深重至於自稱於
聖上有叔父之尊又謂荊州爲自古必爭之地其包

藏禍心久蓄異志猶有不忍言有不可言者當

此　聖盛之世豈容此輩

君之臣哉臣叨任言責待罪地方失今不從實勘

奏亟行處治以杜釁端恐釀成逆亂以貽突棟燎

原之大患雖萬死莫贖矣伏乞

俯加詳覽

勅下廷臣再行集議如果臣之所勘匪誣查照條例

覆請

上裁　特賜

乾斷大正　國法以為強藩怙惡之戒以重萬世

君臣之義寃慝烟一併宜處以懲姦黨紆紋留宸叙罪

并應提問人犯及逮官入官給主各項贓私通

候

命下之日行臣遵照會審詳决遣配贖决提問查追

施行

宗社幸甚地方幸甚

隆慶二年　月　日奉

聖旨